

括

異

志

括異志目錄

第一卷

宋州狂僧

黑殺神降

來和天尊

樂學士

司馬待制

後苑亭

衡山僧

南岳真人

會聖宮

曹門詔

陳靖

醴泉觀

賈觀公

大名監婦

僕射廳

呂樞密

纂
序
張
正
纂

第二卷

盛樞密

余尚書

卽侍郎

劉密學

劉待制

楊省副

魏侍郎

司馬少卿

梁學士

張郎中

韓侍中

張職方

陳少卿

楊狀元

郭延卿

第三卷

馬少保

潘郎中

樂大卿

徐郎中

劉太博

刁左藏

呂郎中

錢喬郎

邢文濟

蕭店巡檢

王廷評

樊預

第四卷

陳省副

王待制

石比部

曹郎中

陸龍圖

宋中金

馬文思

陳大博

馬仲載

夏著

冀祕丞

梁寺丞

楊郎中

張大博

楊從先

第五卷

李叅政

梅侍讀

韓宗緒

南州壬子

李侍禁

李氏婢

李比部

胡殿丞

謝判官

劉觀察宅

柴氏枯索

僧緣新

第六卷

王少保

范叅政

麥道錄

楊道人

李芝

張白

靜長官

率子廉

許偏頭

張翰

第七卷

張龍圖

孫副樞

芙蓉觀主

曾七田

郭上竈

牛用之

畢道人

段穀

方道士

高閑

孫錯

楊貫

張酒酒

第八卷

明叅政

徐學士

魚中丞

祖龍圖

尚寺丞

高舜臣

王慶

孫翰林

黃遵

劉德妙

祝道士

寇萊公

魏進士

德州民

第九卷

毛郎中

崔禹臣

張郎中

張司封

薛比部

陳良弼

羅著作

陸長孺

寇侍禁

張尚書

姜定國

傅文秀

胡郎中

僧行悅

康定民

鄭前

陳州女厲

第十卷

鍾離發運

蔡侍禁

白鬚翁

韓元卿

李敏

樂平港鼉

遵道者

董中正

同州村民

括異志目錄

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刊行

虞山逸民俞約齋收藏

括異志卷第一

襄國張

師正

纂

宋州狂僧

太祖仕周日尚未領宋州節鉞時有狂僧携彈走荆棘中顧謂人曰此地當出天子又顯德末一人青巾白衫登中書政事堂吏批其頰曰汝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来擒見宰相范質質曰此病心耳安足問遂叱去其後太祖果自歸德軍節度使受禪遂升宋州為應

天府後號南郡一名南郡事與國史

黑穀神降

閩寇中有神降於鳳翔府理民張守真事自稱
玄天大聖玉帝輔臣其聲嬰兒聲、可辨遠近
之民禱祠者旁午 太祖召至京師設醮於宮
廷降語曰天上宮闕成玉鎖開十月二十日
陛下當歸天 藝祖愾祈曰死固不憚所恨者
幽并未并乞延三數年俟克復二州去亦未晚
神曰晉王有仁心曆數攸屬 陛下在天亦自

有位時太宗王晉

太祖命繫於左軍將無驗

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踐祚度守真為道士仍賜紫袍遂營廟於盤厓之太平鎮神位次序殿廡規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殺號為翊聖至仁宗朝追謚守真為傳真大法師事見翊聖別傳

來和天尊

刑部尚書楊公礪為負外郎時常夢人引導云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眸穆之姿若冰

玉馬楊公伏謁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覺莫諭其
事後章聖皇帝育德儲闈尹正神州楊公入
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
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事在礪本傳

樂學士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都留臺御史嘗夢一人
具冠服稱帝命來召共行十餘里俄見宮闕壯
麗殆非人世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陞見帝
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汝姑伺此少選導一

人至氣色和粹似醺酣狀帝謂曰中原求嗣汝
往勿辭即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
遂唯而去旁拱者謂史曰此南岳赤腳李仙
人也嘗酣于酒帝急呼史至前曰適見者主之
嗣也寤而識之旣而密以聞具述所夢曰宮中
不久有甲觀之慶明年神文誕聖安處歲士
劉易嘗記斯事

司馬待制

故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乾興中以職官知光

山縣秩滿考績于吏部時章聖臨御一夕夢引對于便殿仰視黼座狀甚幼冲即覺竊語交親以謂改官之期方遠銓司旣質成課將取旨會真宗不豫神文以皇太子監國引見資善堂仰視睿姿一如所夢事見龐相國所撰司馬公神道碑

後苑亭

嘉祐末仁宗於後苑建一亭題其榜曰迎曙亭未幾神文棄天下英宗嗣位則亭之名

豈徒然哉昔漢昭帝時上林柳葉蟲蠹成字曰
公孫病已立霍光既廢昌邑立戾太子之孫是
為宣帝實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長安小兒疊布
蘸水向日揆之謂之拔單懿宗果自鄆王嗣立
以今方古事實符契古語有云鵲噪而行人
至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況王
者之興豈無開先之兆也異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縣僧某來湘潭幹事既畢

歸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夢行道中車騎戈甲
旌麾儀衛去地丈餘蹶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時
既過復前又逢數騎叱之曰安得犯蹕僧自跪
得免因問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
職耳僧既覺明日至衡山白所夢於邑令令戒
僧曰祕之勿妄言後數日聞仁宗遺詔至考其
所夢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匱云武王勝殷
紂大雪平地盈尺旦日有車馬詣軍門行無轍
迹太公曰此四海之神泊河北一本作伯來受

職也因祀之約束而去與此正類

李時亮云

南岳真人

龐相國籍旣致政居於京師嘉祐八年春三月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數刻復生翌日命紙筆屏左右手書密封俾其子奏家人咸謂久病恍惚書字不謹遂寢不以聞公旣薨發視之云初死有人引導令朝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龐處下列拜訖有一人傳玉皇詔云龐某令且歸伺與南岳真人偕來旣出

殿門又有人前導云當見南岳真人復至一殿
庭列班龐居上游卷簾畢既拜熟視乃仁宗
皇帝也時神文久不豫龐既復蘇覺體候小
康又聞聖躬亦復常膳乃竊喜故欲上聞三
月二十七日龐薨越一日仁廟上仙進士時
濟得之於興教院主僧惠節

會聖宮

會聖宮在洛都東八十里望仙橋祖宗之神
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宮側

之人見王者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二人衣緒袍
張黃蓋乘馬相次至宮前乃不見明日宮內大
敝諸殿門鎖不鑰而啓主事者大駭少時聞
仁廟上仙

曹門謠

天聖末洎明道中京師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
美嘉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
者壯童稚無不道者景祐初神文詔冊曹王
女孫爲皇后曹王爲國功臣之冠雖珪爵蟬

聯者三世洎作配宸極居外戚之尊可謂高
且好矣王輔藝祖定天下降蜀平吳抗醜虜
破強敵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
之興也唐郭尚父功蓋天下位極人臣侈窮人
欲壽登耆艾天謂報施之道由或歎然至暇女
爲憲宗元妃歷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
孫之禮唐史臣謂子儀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
於懿安焉以曹氏之餘烈近之矣

陳靖

陳靖字唐臣鉅野人少倜儻有氣節通詩易嘗從范諷石延年劉潛游景祐五年以進士特奏名得三禮出身荐為邑佐皆有能聲稍遷孝感令以公事忤郡太守輒致所事而去即日僦舟東下隱於葉山未幾詔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歲荒徙家京師賣藥自給朝之公卿多故人踵門者輒避去或遺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嘗有所畜與其妻孔氏皆學辟穀往、經歲不食嘉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盡室出彼王介甫高

其行以詩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
自西之句旣至武陵結廬于高梧市居數月喪
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門稱疾惟焚香誦易而
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紙札
作書遺張郎中顯曰近上帝以靖平生無諂碑
主判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張時
臧江東漕運得書以靖為病心者不復報是日
又躬為一書封緘甚密戒其子曰張公歸鄉以
此書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發違吾言汝為不

孝其子謹藏之自是多為歌詩皆有脫去世俗
之意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平旦謂其子曰吾數
盡矣後事一託張秘丞主之言訖而終時張秘
丞顯將赴官益陽前一日與靖別翌日得其訃
亟為辦喪事葬于耆閭山之側治平元年七月
張仲孚自江東還其子庠捧父書號泣來獻封
緘如初發之其始末皆叙訣之辭中乃云平直
司必然失為議定 皇嗣事勿怪第：明年秋
英宗由 大宗正為皇子而靖於六年七月為

此書已有選定之語由是知帝王之興皆受命于天默有符籙非偶然矣此皆畧取張仲舉學士所撰陳靖傳云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涌龜蛇見其側飲之者疾瘳即其地營祥源觀其後災再加繕構改號醴泉觀熙寧八年又易傾朽符加聖飭功畢落成命教坊伶人奏樂于庭是日真武影現於殿脊火珠中其部從神官旂纛之類望之悉具

京師奔走觀瞻者數千萬人見陳虞部行云

賈魏公

賈魏公昌朝先德名注嘗為棣州推官公方在
孕一夕夢緋衣冠者一人自空而下以巨箱捧
貂蟬冠以獻俄而公生始數歲先令公為瀛幕
公時在膝下契丹數十萬攻圍踰月城甚危守
陴者聞空中神告曰城有中朝輔相勿憂賊也
數日虜遁去城卒無患公自宰相出鎮擁節鉞
者垂二十年官至兼侍中若然則貴賤之分淹

速之數固由默定世之汲、於進者無所不至
豈昧於居易之理乎

大名監埽

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薪
藁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
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焚竹捷椿木之類
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
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
岸有大龜屢來嚙岸之薪藁似將穴焉遂毀焉

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婦曰
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瘕死見二使
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婦竊思之曰此必
殺鼃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
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旣去仰視
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士觀所謂
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
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
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

白熬龜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僅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婦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於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智井遂寤事聞之于劉

大卿報云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左正言謫為中允監永州酒稅郡守常以諫官待之間日具肴膳就其所治以延欸之英公即座周視居宇忽於橡桷楣間注目久之顧侍吏曰見一牌否左右對以無覩郡守而下皆曰未嘗有牌陳笑而雜以他語及歸家人怪而詢之公曰宛見一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公由是益自負既而兩正台府竟踐此位雖以司徒致政然在仕之時官為端揆進士

魏泰呼英公爲舅祖得聞其事

呂樞密

呂樞密公弼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命醫工陳遜煮藥時方初夜逮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諸藥品差對未再煮之俄以嚴鼓不覺再覆既而又煮而加大禹困甚就榻夢一神人披黃金甲持劔叱陳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藥加害陳恐懼而寤遂以所夢洎覆鼎事白於秦國

曰在孕者貴人也雖疾當無所損其後生竊臣
熙寧中自樞密使出鎮而薨云聞之馬城邊判

括異志卷第一

括異志卷第二

襄國張

師正

纂

盛樞密

樞密使文肅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
支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
追捕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歆雨狀良久入
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誌以同
姓名而誤追亟命公還旣而復行田間遠望有
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

也喜揖盛曰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
汗脚襪所苦草、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
冥中所囑語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
及服除徹相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枕有敗襪焉
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物偶致于此旦起忘
之謂已亡失故不復索

文肅公說

余尚書

余尚書靖韶州曲江人天聖元年第進士又中
拔萃始自曲江將求薦于天府與一同郡進士

劉某偕行劉已四預計偕行至洲頭驛有祠頗
靈余謂劉曰與足下萬里圖身計盍乞靈焉遂
率劉以楮鏹香酒禱祠下乞夢中示以休咎是
夕余夢神告召而謂曰公祿甚厚財於數廩官
至尚書死于秦亭劉某窮薄止有祿六斗耳公
謝而退遂寤其後出入清華聲望赫然中羅廢
黜者累歲其後竟至工部尚書常語交親曰關
中任使決不敢去旣罷廣州至烏江得疾遂入
金陵就醫舺舟秦淮扶病登亭視其榜曰秦淮

亭公不憚數日而薨劉某者以累舉不第就南
遷遂攝一尉才逾旬而卒 李洪備時亮云

郎侍郎

郎侍郎簡致政之年將赴關更圖一郡然後懸
車途次奔牛宿于堰下時盛暑月色澄亮命從
者皆寢闌船門默坐乙夜聞岸側有人語云吾
兒明日過此幸若曹悉力曳船渠遠勿恐致驚
怖郎大訝登岸四顧人皆酣寢惟群牛卧齕于
屋下翌日郎駐舟以伺俄有稱監簿者年甫弱

冠由途於此船既反堰群牛不待呵捶旋轉如
風頃刻而過堰郎太息曰吾平生歷官治民自
謂無冤忤安能垂老更儼一俛於王事乎即抗
章告老南歸餘杭牛之子不傳名氏者郎為之
諱也 陳節推之方筆以相示

劉密學

天禧中劉密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長沙
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呵導甚厲
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駐者曰何處大官曰

潭州劉密學授南岳北門侍郎明日禮上是夜
復有內臣江供奉者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
帳紛紜言新官禮上伯見乃劉密學也又馬尚
書亮時尹京南午已之間有一道士至客次展
謁謂曰侍郎已下廳不敢通刺道士曰無他事
欲投潭州劉密學書耳典謁曰既要相見何不
早來又曰爲今日南岳北門侍郎上事畢方來
以故後時言訖失道士所在晚銜馬視事典謁
以告馬大驚以爲不祥數日函訃至考道士求

見之辰劉捐館之日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旦稱
受劄子赴闕即具舟艦立俾徙行李族屬于舟
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洗沐
訖穿膝坐正寢儼然而逝今衡潭之人嚴奉之
禮與岳神等或聞祖舍人士衡有傳今所書
者錄焉運判城辛都官子言之說耳

劉待制

待制劉公溫彭城人清修檢重時所推與自金
陵尹移守高密時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車驛

舍遂卒先是驛居人見駟群羊及負荷酒食橫陳之具入驛者視之則無人如此累日劉旣卒始悟鬼神之來近水車溝在海密州界得之周都官之純言

楊省副

楊省副日華自言應舉日與數同人稅宅於飲馬巷居數月無他異一日採榜歸時春季頗暄相與解帶席地而坐俄覺身之歆側者再三以謂地動問諸僕隸則不知楊取剔耳篋盡墜罅

中冑出淺紅線長數寸以手牽之有鱗衣如線
色隨牽而長約尺餘懼而捨之其下若有人引
之者徐、盡入坐者大駭莫敢發視即時遷於
旅邸

余任渭州推官日親承楊公之說

魏侍郎

邢部侍郎魏公瓘初以金部員外郎知洪州罷
官舟經大孤山方乘順風揚舠甚駛一女使滌
器而墜水援之不及舟連浪沸頃刻已十里餘
公惋歎良久一女奴忽沉冥狂語趨前而舉止

語音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某不幸而溺於水
實命之至是無所恨然眠動左右久矣一旦不
以理而終夫豈不大戚耶儻歲時月朔賜草具
饌化楮泉于戶外使某得以歆領雖泉下亦不
忘報公與夫人聞之惻然悉允其求語次一漁
艇載所溺婢擢及公舟告曰溺婢爲浪泊而出
獲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嘗死而女奴亦不復
降語

得之都官郎中任粹云

司馬少卿

太常少卿司馬公里自言未冠時侍仲父待制
光山縣門下客張某者亦年少同舍肄業常苦
資用不足張忽嘆曰

願得乾汞法以

快吾欲旁有黥卒執汛掃之役者笑曰秀才年
少安知世間有此事耶張曰神仙之術不可妄
求豈不知之乎卒曰某嘗得此術願試之張大
喜脫衣質錢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銀一兩內鼎
中出小瓢取藥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
鼎口泥封甚密熾炭圍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風

聲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視之曰此汞銀也此聞有黥卒得此術間或鬻之豈非此人所為乎張亦秘而不言張謂司馬曰斯人而有斯術也圖之固易然緩而取之善也自此屢以美言撫存之一日請浣衣於江濱去遂不復竟不知所適

梁學士

梁狀元固博達俊偉人也未仕室職于史館數年而卒未克歛憑侍姬玉兒者降靈語云吾今

棄世終信宿家事不治乃爾又召子弟戒勅曰
吾家素貧尚有鉛器數十事兼朝廷必有贈
賜足辦喪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託祖
舍人可也家人問曰學士今居何所云見作陰
山諫議寄任不輕又索毫楮作啓令子弟取某
書還某家於某家取所借某書還者收取者得
復索茶合飲一盃已手自封牌真梁之蹟也須
臾乃去姬如醉醒詰之殊不自知進士洪正
卿云

張郎中

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強仕爲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痛生于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創痛呼視之遂取少藥傅其上旣而苦楚尤甚仇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沉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必訴於陰府不汝致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

對事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緋衣曰
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數日之
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緋衣曰雖然當記
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見所印之處
即腫潰創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
死始仇之知張橐實良厚歎先以毒藥潰其
創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遂至不救鬼之
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
之視疾多以藥逆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

因而致斃者衆矣。儻盡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底幾乎革矣。

韓侍中

侍中韓公稚珪知秦州日，卧疾數日，冥，無所知。倏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悟。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而致也。太常博士姚復云。

張職方

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
鵠每至官以下令左右挾彈逐之熙寧六年丁
內艱權居於符離之佛寺嘗有鵠巢於殿之魚
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
彈之中丸而斃既而二大鵠盤空鳴聲甚悲翌
日張步庭中一鵠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鵠復來
攫傷其髻創亦不甚旬餘潰決腐及喉遂死嗟
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
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處萬物之靈親

愛之心宜其甚焉熙寧甲寅乙卯歲天下蝗旱
至父子相啖者真禽獸之不若也悲夫

陳少卿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累歲刺宿州廳事後門常
扃鑰相傳云開則有怪云本物見陳剛方明決
不文信遽命啓之果有群妖晝夜隱見于房闥
間陳亦不甚懼一日偶至土地堂見土偶數十
疑其為妖命碎之投諸汴水妖遂絕蓋每歲立
春出土牛牛旣為衆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

置于土地之祠也

張供備宗義言

楊狀元

前進士黃通與狀元楊公寘相善嘗夢楊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曆初旣登第丁內艱未終喪而卒其後好事者解之曰龍首謂狀元登第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郭延卿

郭延卿洛陽人少以文行稱於鄉里呂公蒙正張公齊賢未第時皆以師友事之太平興國中

陳搏自華州被召搏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進謁搏倒履迎之曰呂曰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在行間而福祿延永又過於呂然殊不言延鄉於是二人相與言曰郭君文行鄉里所推幸與一目搏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革、別去搏送之門顧張呂二君今晚更過訪及期往搏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延鄉祿薄伺呂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張君作相當得職官耳旣而呂果狀元中

第及為相薦延卿得試校書郎及張作相益念
郭之潦倒一夕語其子宗誨曰為我作奏劄子
薦郭延卿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劄宗誨草
奏悞書京字為職字及書可降制乃職官皆如
搏言也進士魏泰聞之陸脩撰經云其始末
甚詳

括異志卷第二

括異志卷第三

襄國張

師正

纂

馬少保

太子少保馬公亮自言少肄業于廬州城外佛寺一夕臨窓燭下閱書有大手如扇自窓伸於公前若有所索公不為視閱書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語人有道士云素聞鬼畏雄黃可試以辟之公乃研雄黃漬水密置按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筆濡雄黃大書一草字書畢閉窓

外大呼曰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與汝公雅不
為聽停燭而寢有頃怒甚而索滌愈急公不應
逮曉更哀鳴而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且不
為他怪徒以相戲而犯公何忍遽致我于極地
即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狀由公以彰暴於世亦
非公之利也公獨不見溫嶠燬犀照牛渚之事
乎公大悟即以水滌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復擾
人怪遜謝而去進士魏泰言馬公嘗說於其祖
云

潘郎中

潘郎中繼宗清河人以明經發第有吏材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以十餘歲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隅以帝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息焉旣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隲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旣升朝封我為縣太君隲官乃縱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

相視以水晶柱并倒置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
恐久溷汝聊以爲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
街西磨坊某人媳婦處爲女因得來此家人日
夕具飲食惟聞匕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
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旣
受代道出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緡帛
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爲正郎胡訥嘗著孝行
錄亦記潘夫人事

樂大鄉

光祿卿樂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學時嘗就祖母
寢榻前燈下看書一夕二鼓後燈檠搖動如人
携持周行室中復止故處樂亦不懼明日言於
門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檠置學舍中明燈而
坐才二鼓復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
無他異

徐郎中

徐郎中萊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外乾
興中仁宗登極部賀禮赴闕至武陵一驛將舍

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願易
 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
 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携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
 汝何等人敢輒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神
 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
 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剗徐鼻擲去以所擇
 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圍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
 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隘正自夢易
 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秘

書丞朔在維揚簽判治平四年物故

劉太博

興州依山爲守居層疊而上正寢尤高復構樓於上俯視儀門如指掌竊元中太常博士劉公中達假守是郡一日與家人登樓見白衣者入客次若舉人狀劉遽曰有客至吾將延之遂下樓升廳果有舉人投刺劉接之坐移刻各不語告去遂循東廡而下左右告曰當自西廡舉人不答直趨東廡井次投身而入劉大駭遽索井

中無所得而亦不能究舉人者自何而來月餘
劉卒 前進士程覺言

刁左藏

刁左藏允升嘗提舉大名府左廂馬監在職歲
餘卒其家先寓於大名朝城縣熙寧二年秋刁
捐館半歲次子總忽見父坐于城門之側行李
從者無異平昔惟從人悉衣白方驚懼其父以
手招之即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總問曰大人
今主何事刁曰吾嘗事范希文渠今主陰府伴

我提舉行瘞者今欲往許州以南巡按道出此
故暫來視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當死但預為
備勿告之恐累憂撓孫某來年五月亦當卒此
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寬孫乃總之愛子也又曰
市中仇某不半歲必刑死因懷中取鴉青紙一
幅有金書七十餘字授總曰善保持勿失墜遂
上馬呵道出南門而去閭巷悉見行數里逢市
人張五者避立路左刁謂之曰我欲倩君可乎
張曰諾乃謂曰若暫到我家語吾兒後月南市

當灾且慎之我已留後者五人防視必免焚如
張亦不知是鬼也遂詣刁宅欲達其語聞宅中
大哭少選總出詢方知刁久已棄世其妻伯孫
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災日夕戒居人儲
水謹火禁月餘火自空屋發與刁居密邇四鄰
悉焚惟刁宅獨完仇某者聞當刑死杜門不出
一日與客奕碁于所居之門下有誦佛書而丐
者仇屢謝之不去語頗不遜仇忘刁之言毆之
即死竟斃于枯木金書人皆不識之字書亦無

事聞之借職刁綽言

呂郎中

呂郎中元規治平初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
宇在韶州宅堂之後有園亭亭下植荔枝數株
夏五月實盡丹翌日將召賓僚開樽以賞之其
亭暮則扃鐺人迹所不至詰旦啓戶無一實在
枝但見殼核盈地於板壁題詩一絕云我曹今
日會家親手把洪鍾飲數巡滿地狼籍不知曉
荔枝還是一番新歲餘呂以事去官

其姪子

遊言

錢齋郎

治平中有錢齋郎者調于吏部挈其妻居京師
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語言皆男子也狀如病
心召符禁者視之術皆不效聞孔監丞者有道
術能已人疾苦遂詣其居告以妻之所為孔許
至其居翌日乃來與錢偶坐其妻冠幘束帶往
來于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預我家事久之孔都
不與語俄而獨曰莫須着去否孔因謂曰汝本

何人輒憑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嘗被一命而
死亦曾舉進士頗探釋老書昨到京師無處寓
止暫憑附于此人孔曰旣若曾涉獵三教是識
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
憑之乎鬼默然又謂曰汝旣言曾探釋老有爾
許大虛空何所不容而言無寓止之所言訖錢
妻溘然而倒半日乃寤詢其前事皆不知也
得之張稚圭言

邢文濟

華陰縣雲臺觀道士邢文濟常掌華陰道司事
故得紫其服號虛寂大師既免道職專主金天
南祠鄉人歲時獻施金帛甚夥邢悉取為私藏
向充酒色之費有焚檢某人者知其事密令人
喻旨邢屢以所得賂之一夕邢夢人攝至金天
殿下見巡檢亦在廷中有若胥吏者詰二人以
盜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道歸邢既寤覺
背間楚痛遂詣巡檢詰昨日之夢驚曰我夢亦
然月餘邢病背瘡死巡檢者亦患疽相繼而殂

得之董職方經臣錄

舊店巡檢

渭州舊店有巡檢解宇率命班行領卒數百戍焉慶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于外其家悉為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為賞口其妻分肄一畱舊婢主汲煬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攘掠而得者常隨妻出入屢嘶其衣吻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

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任
此而生不若逃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遂決
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岑蔚之處令
妻踰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探候者時捕雉
免銜致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
以聞訪其夫尚在乃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
必分三器一以飼犬斯事番人具知之

評曰犬六畜也惟豢養之戀既陷夷狄之域
尚由思漢又能導俘虜之婦間關而歸可謂

獸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
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評

王廷評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登第
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
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
詎我何爲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
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
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

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候與簽判同去爾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或聞王未第時家有井竈婢憊戾不順使令積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鄉間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遂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夫劇而終

樊預

樊預眉州人登進士第為杭州觀察推官素有異相曾生四乳一日忽題於廳之堂扉云三聲鼓角雲中見一簇樓臺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後數日若有牙兵數百人來云吳山大王遣以奉迎預乞延數日處置家事迺者乃去亟召同寮具以事告且訴鄉里遼遠期津遣孥累之意同官見其無疾而遽有是語以為病狂或訊其事之委曲終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時正嚴鼓時也

吳山卽子胥之祠據州中之高阜有樓殿亭宇
之勝鼓角樓臺之句乃自識也後州民聞甲馬
巡徼之聲或見樊總督者州人遂塑其像於神
側自是不復見其子祖叟親說

括異志卷第三